

瓊臺類稿

十五



漢書門類			
三	五	四	三
九	七	六	三
一	四	冊	架

三	五	四	三
四	一	四	冊
冊	架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543
冊數	14 (14)
函號	314 30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六

淺草文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策問

應天府鄉試策問三首

問天地之所以位人極之所以立曰惟五常而已
是五者雖曰人所同有而所以建立維持之者則
有賴乎人君焉不然則淪胥於夷狄之域而不自
知矣粵稽諸古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脩人紀武
王之重民五教皆任建立維持之責者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明命用夏變夷條成 大誥三編昭示天下後世而於綱常之理尤惓惓焉其所謂申明五常者與舜之慎徽湯之肇脩武王之重教同一揆歟抑或過之歟所謂申與明者義果何謂歟 誥中所載君臣同遊明孝婚姻鄉飲之類皆五常之條目也可詳言歟繼而太宗文皇帝有孝順事實之作則又廣明孝之章而實之以事者也 宣宗章皇帝有五倫書之製則又推申明之義而備舉其目者也

列聖相承率本綱常以為治皆所以推廣聖祖之意而維持之者也其有功於天地有功於生民豈不大哉昔孔子大官仲之功而許其仁說者因謂漢除秦暴唐除隋虐宋除五代之亂亦皆有仁者之功所以享國最為長久然此三君皆有功於一時而我聖祖則有功於萬世以一時較萬世其功之大小不言可知矣然則神功所以著於萬世者果安在歟盍推原其故以對 問湯武應天順人之後帝王得天下之正皆莫有

如我
太祖高皇帝者也竊觀其行事有異於前代其大
者有三焉雖

聖神所為有非凡愚之所能測識然理亦有可推
者試與諸士子論之自昔人君之得天下皆先中
原而後江南若漢據關中唐起晉陽是已而我
朝則自南而北焉自昔人君之立法制多因勝國
之故若湯纘禹服武由殷舊是已而我朝則盡
革元政焉自昔人君如漢高祖之用蕭曹唐太宗
之任房杜未有不資輔相之功者而我朝則廢

宰相而不置若是者夫豈無其說哉不寧惟是定
如革神祇之封號復漢唐之衣冠紀一元而始終
不改立三司而彼此相維祀先師而毀夷教之塑
像正韻書以革江左之偏音諸如此類不可枚舉
昔所以正千古之非革萬代之弊誠有非前代帝
王所能彷彿其萬一者也昔人言舜有大功二十
為天子漢高祖所以膺天命者有五宋太祖所以
過於漢高者有十而我

聖祖之功豈可以數計哉維今畿甸之間鳳陽
帝鄉也金陵帝都也滁和姑孰丹陽諸郡又皆

經營 帝業之所履歷者也方其在御之時父老
之迹見租稅之復除詔旨諄諄無歲無有至今故
老傳之天下誦之諸士子生於斯長於斯來游于
斯凡夫千載之前百王之事皆當為之論述况我
有功之

聖祖萬世不祧者乎請言其得國之正所以異乎
前代者何在事功之卓所以越乎前王者何如鋪
張揚厲以明示天下後世願不趨歟其悉言之
問 自古人君所以共為國者有四曰民曰兵曰
吏曰士此四人者國之安危治忽恒必由之要必

處之得其宜置之得其所則可以久安長治矣夫
民有農工商賈之異兵有禁衛邊防之分吏有文
職武胄之別士有學校待選之殊天下之人不出
此矣然今之人即古之人也古之民安土而重遷
諭以遷都諄復至再而不從今也一有水旱相率
群然而遠徙古之兵出力以衛上用之東征西伐
無往而不克今也遇有征行或至望風而退縮古
之時其為吏者因能授任無有冗濫之失其為士
者積學待用無有淹滯之嘆今則皆不然矣謂處
之未得其宜耶則

祖宗以來擇守令選將帥專委任開科貢者亦云至矣謂置之未得其所耶則朝廷之上所以寬賦後嚴訓練明賞罰精選舉者亦云備矣而要其治效未見其成何也今襄漢汝潁之間流民動以萬計急之則或至生患置之而不問則慮異時有屯結之憂列屯坐食之兵老疾脆懦者居半汰之則無所於歸置之而不問則慮一旦無備急之用官冗甚矣而武胄為尤欲行前代減削任子之令不可也置之而不問則慮其有增無減府藏有限不知數百年後何以給之士積多矣而待選者為甚欲行

前代裁抑之法不可也置之而不問則慮其積久愈多員闕有數不知數十年後何以處之此四者最今日之要務不可不豫為之計者也諸士子平日以識時豪傑自誇當必有說以處此試陳所以久安長治之策

會試策問五首

問自古帝王有所述作以頒示天下徃徃出於詞臣之代言史氏之紀錄惟我

太祖高皇帝生知之性卓冠百王其於文藝蓋有不學而能者其見於編簡之間辭淵衷之所幹

運 宸翰於揮灑 神謨譚萬世如見莫不有深
意存焉伏讀 御製大誥三編首以君臣同遊為
言噫帝王盛德大業夫豈無大於此者乎乃不遑
它及而托始於斯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儒者博通
古今於凡前代帝王之事無不究心以為它日致
君之具况本朝

祖宗之明訓乎請推原自古君臣同遊之得失與
聖祖意嚮之所在旬日入對 大廷即舉以聞之
於 上

問性至難言也昔之大儒如荀卿氏董仲舒氏楊

雄氏韓愈氏歐陽氏司馬氏蘇氏兄弟胡氏父子
皆不識性今世三尺童子稍通大義者皆知性之
為善則昔之大儒反今童子之不如矣抑不知其
所謂性善者果真知歟無乃亦勦人之說而附和
之也請折衷諸儒之所以得失與吾性之所以本
善者如何以對

問為治之道亦多矣而大學論治國平天下之道
諄諄以理財用人為言則治平之道無有要於此
乎歷觀前代方其建國之初法制尚苟簡政事尚
疎畧當是時也土宇未闢生齒未繁地有遺利民

有遺力宜其財用之屈矣而未聞有乏財之憂學
校未立科舉未興官無常人人無常用宜其人才
之乏矣而未聞有無人之嘆及至天下既定規制
畢舉所以因時救弊起偏補敗之政日增月益凡
昔所未有與有之而未備者無一而不具矣是故
制用有法勸劭有官征歛之藝日新輦漕之途日
廣取之盡錙銖積之若丘山宜其財用之多於往
時矣而反不及焉教養有素進取有漸舉薦之路
多方考課之法益密累數人而守一官居數年而
待一缺宜其人才之盛於往時矣而反不如焉夫

宜其不足而有餘宜其有餘而不足何也雖然於
斯二者又有不同焉者蓋財之不足用無餘故也
至於人才乃因有餘而不足於用焉是又何也凡
若此者皆必有所以然之故苟知其故清其源塞
其流而逆閉其塗使之積久而無弊則治平之端
在此矣諸士子讀大學書其亦推類以及此否乎
請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對

問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而所守者惟一
說是以當是之時學無異道人無異論百家無殊
言孔子沒而異說紛起道德遂為天下裂自是國

異政家殊俗歲異而月不同矣秦漢而下自武帝
表章六經之後世之所謂儒者咸知尊孔氏黜百
家及其見於立論行事之間則又有不同焉者其
大畧有三工文辭者則有司馬遷之徒論政事者
則有劉向之輩談理道者則有董生之流是三者
皆世所謂儒者之事也然則儒者之道果止是而
已乎其後精於文者有韓愈氏有歐陽脩氏達於
治者有陸贄氏范仲淹氏深於道者有二程朱子
焉之數子者其於前諸子果若是班乎其於孔子
之道亦有所合乎我朝崇儒重道

太祖高皇帝大明儒學教人亦士一惟經術是用
太宗文皇帝又取聖經賢傳訂正歸一使天下學
者誦說而持守之不惑於異端駁雜之說道德可
謂一矣然至於今風俗猶有未盡同者何也曩時
文章之士固多渾厚和平之作近或厭其淺易而
肆爲艱深奇怪之辭韓歐之文果若是乎議政之
臣固多救時濟世之策近或厭其循常而過爲閎
闊矯激之論陸范之見果若是乎至若講學明道
學者分內事也近或大言闊視以求獨異於一世
之人程朱之學果若是乎伊欲操觚染翰者主於

明理而不專於騁辭封章投匭者志於匡時而不
在於立名講學明道者有此實功而不立此門戶
不厭常而喜新各矯偏以歸正必使風俗同而道
德一以復古昔之盛果若何而可

問 今京畿之地乃古幽冀之域河朔之區昔人
所謂王不得木王伯不得木伯之所也考之史傳
樂毅以燕兵下齊七十城光武以幽冀兵平定天
下天下兵甲之強莫踰於此也在唐中葉以後其
地分屬於方鎮成德軍今定易深冀等州地也盧
龍軍今平滌通薊等州地也與夫魏博范陽之類

皆在今八郡域中一軍士卒多或至踰十萬征戰
之後無歲無之今其土地故在不知當時何以得
兵如此之多而供給之費又何自出歟驗之方域
東抵遼海則界乎東夷北踰上谷則邊乎北狄邊
夷之患莫切於此也在秦漢以前其地分裂為戰
國趙都邯鄲今真定順德皆其舊疆也燕都幽州
今順天保定皆其故域也趙邊西連雲代而燕則
兼鄰鮮卑匈奴之境外寇侵軼時或有之今則疆
域如故不知當時何以內支列國交爭而邊夷之
寇又能禦之歟勝國建都于此仰給東南漕運以

足宮禁百官六軍之食議者病其竭民力以航不
測欲於京師之東瀕海葑蕀之場用浙人之法築
堤捍水為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
計畝授官則東面得兵數萬可以衛京師禦島夷
省漕運紓疲民今其成法具存亦可舉而行之於
今否歟又設都水監於京都而於外又有河渠司
以興舉水利脩理隄防為終說者謂其一代之事
功亦不可泯如决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
漕運而京師無陸轉之勞渠渾河疏灤水而武清
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潞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噬

之患今其陳迹故在亦可以因而脩之於今否歟
諸士子挾藝來遊于斯博攷前古必知所以處此
者伊欲寓兵於近輔而不調外以衛內按兵於邊
近而不出中以防邊耕近地以助軍餉而不專仰
之於遠順水性以除民害而又因之以興利其可
行與否願相與講求其故而處置其宜

大學私試策問十三首

問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豈能
有所為哉士之在學校猶女子之處室也今有在
室之女不待父母之命而需求請托無所顧藉則

其他日適人者從可知已若是者尚可謂之貞女乎哉為士者肯取之以儷已乎哉知其必不然也事不同而理同人顧明乎彼而暗乎此何耶諸士子皆出自鄉校為有司勸駕來游國庠為

天子門生駸駸嚮用有日其於守已之道取人之方必的知其所在矣請言其所不為及其將大有為之志以著于篇予將即其所以言以驗其所以行

問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非獨以養其身心蓋將以養其氣節也氣節為國家之元氣培養於未用

之先望其它日出而應用植立天常扶持人紀逆折方長之奸萌潛銷未至之禍本其所關係也甚大而重士生 明時得以與上庠之游未有爵祿之糜政事之擾所以養其身心氣節以為它日應用之地此其時也奈何戚戚然以貧乏為憂夫然則孔子所謂憂道不憂貧者非耶汲汲然以家園為懷夫然則孔子所謂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者非耶甚者卑卑然乞哀於公卿大夫之門求憐於車塵馬足之間夫然則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非耶夫口之所誦者如此而身之所

行者如彼未離學校而小小利害固輒已決去廉
隅無復顧藉況其他日臨大事遇大變而欲倚賴
之耶予恐
祖宗設學養士之意政不如此諸士子皆業儒而
通經其中固有超出群類不溷於污下者請因其
入監之初季試之始試以問焉以端其本願明言
以對

問 國家以經術造士士各專一經經必通而後
用之自設學校開科目以來餘百年于茲矣故今
世之士非明經者不用用於時者皆知以明躰適

用為學而不為曲學阿世之士爾諸士子以經學
發身來遊大學人固各占一經也凡其平日所以
講於學宮試于有司皆是物也請各陳其所專之
經推原聖賢作述之由詳攷先儒授受之序指擿
其所以潛心而獨詣者其旨何在發明其所以體
驗而擴充者其理何切措之行也何先適於用也
何要一一詳著于篇予將因是以觀窮經致用之
學

問文章關乎氣運之盛衰善觀世者不觀其吏治
而恒於其人文驗之唐虞三代之文見於典謨訓

誥者可知也已春秋戰國以來其文具載史傳子
集之中皆有可攷者焉朱子謂有治世之文有衰
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則文之關係乎世道非虛語
也可指言歟漢以下迄南北朝未以文取士而文
散見於奏議著述之間唐以後始專以文試士士
非能文者不用人文之醇駁吏治之得失實係焉
主盟斯文者是誠不可不加之意也 皇明復古
三光五嶽之氣復完洪武永樂之盛其文章渾厚
醇正明白俊偉無有雕琢刻畫之弊近年以來書
肆無故刻出晚宋論範筆寸書學者靡然效之科舉

之文遂為之一變說者謂宋南渡以後無文章氣
勢因之不振殆謂此等文字歟伊欲正人心作士
氣以復

祖宗之舊使明經者潛心玩理無穿穴空疎之失
脩辭者順理達意無險怪新奇之作命題者隨文
取義無偏主立異之非二三子試策之其轉移之
機安在

問昔人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
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
則亦無所不至矣朱子引其言以解孔子鄙夫事

君之論其所謂志所謂累其心所謂無所不至果
何以見其然歟志於富貴者患得患失無所不至
真乃奸惡之小人也而孔子僅目其為鄙夫何歟
其所以為鄙夫與孟子所謂之鄙夫將無同歟求
之古人有志於道德功名富貴者可指其人以實
之歟諸士子皆天民之秀者蒙

聖天子仁義禮樂之化有素吾知其決不肯甘為
其下者必惟道德功名之是志請試言其所存所
行當以古何人為法雖然言之則易為之則難人
苦不自知其量已所能為以著于篇毋大言不慚

使人得以窺見爾無必為之志

問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所以立者謂所以
立乎其位也爾諸士子皆出自鄉校來游國學
於此乎駸駸有仕進之階所謂位者誠不患其無
也所患者異時登名仕版或列官朝著或分任外
服有官守者或不能盡其職有言責者或不敢盡
其忠此為可患爾幸今猶在學校習經考史與師
友相講廟苟於此時不預為之究心討論其理之
所以然與其事之所當然一旦登名科第或循歷
資給以有祿位其在內也或官侍從或職風憲或

選屬列曹其在外也或為令佐或居守倅或分典
潘臬由是而進公鄉之列以為
天子大臣若是者二三子皆有可得之理一旦得
之其所以立之者誠不易易然也不知亦曾以此
為患否乎誠知所患必不肯苟焉已矣必思所以
立乎其位將何以為操執之要任用之具設施之
方於其所習之經書當服膺何言所攷之史傳當
取法何人一一敷陳以告我我將因其今日之所
言以觀其他日之所立
問洪惟

皇上嗣大曆服之初首 幸大學 詔諭我師生
有曰國學聚教天下之士風化自是而出所關尤
重大哉 聖言真知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之要
道其關係有在於是匪輕而重也爾諸士子皆以
天民之秀來游于茲佩服 聖謨其亦知
祖宗所謂聚教士子之意與夫風化所自出及所
以關係尤重之故否乎知之其試與我言之使誠
知其所以聚必不思散而遠之誠知其所謂重必
不肯寘其身於自輕之地易不云乎觀國之光利
用賓於王詩不云乎豈第君子避不作人古之君

子生於遐外恒汲汲然引領以覬觀國之光惟
恐不得在照臨之近而久於涵濡化育之中庶
幾有所興起漸磨而底於大有造就之地今諸士
子乃獨不然何耶盍反而求之思所以自重而與
天下之士相觀而善以敦風化之本以無負我
聖天子諄諄勸諭之至意使凡我係聖賢藉以抗
顏師席者庶幾少追其責焉請明之三代以迄漢
唐宋教養之法如何我祖宗優待作興之意如何聖賢成德育才之教如
何諸生存心立志之實如何多士之固有超出等

夷而不淪於習俗者其一正言之以告我
問道學之說唐以前無有也其始于宋乎宋
科目取士有進士明經二途進士試詩賦明經試
墨義其後罷明經而改試進士以經義其所試之
經用漢唐之疏義王安石之新說此當時儒先所
以有道學之說也我

祖宗準古制立進士科以五經四書取士一主程
朱之說今日士子所習以應科者是即先儒所謂
道學也但學者假此以出身謂其無得於身心則
有之矣若謂此外又別有所謂向上一著而後謂

之道學吾不知其何說也自洪武永樂以來士之
養於學校進於科目仕於中外並無異議近世士
子乃有輒於舉業之外別立門戶而自謂為道學
者然彼自相稱謂草澤之中可也而吾士夫由科
目以仕中外者亦從而張大之何耶豈習見宋人
凡攻道學者即謂之邪黨而為此耶嗚乎儼人必
於其倫茲豈其倫耶說者有謂朱子道問學之功
多陸氏尊德性之功多斯人之徒蓋專主陸氏尊
德性之學措其心於言語文字之外其然豈其然
哉且中庸謂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之功其

可偏廢歟朱子之學其果一偏之學歟或者之
是歟非歟諸士子所讀者五經四書所主者程朱
之說在學校以此為學應科目以此為文他日出
而有官守有言責者亦將以此為用也請試言道
學之所以為道學攷朱陸之實辯吳氏之言溯其
源而沿其流而推其所以致弊之由蓋各言爾志
况其平日存心致知以為學者其本何在并及其
用功之序致力之方一一為我言之以法所感

問我

祖宗設科取進士終場試之以策所問者經史時

務也自洪武末樂以來率以初中二場定去留而以終場定高下必三場勻稱然後在所取之列近時學者專務前二場而於終場之策徃徃忽畧主司欲以之定高下然通場皆然不得已而取之以足額數遂成故事甚至有登名前列而冥然不知古今者嗟乎是豈

祖宗設科之意哉亦豈學者為學之道哉諸士子荷朝廷作養厚恩率業太學以待進士之舉尚當以古之大賢君子自期待宇宙內事皆以為已分內事可也乃或不肯盡心所業以至有所遺缺

何歟一事不知儒者所耻矧歷代史傳所載君臣事績後世資以為治而示鑑戒者乎請問唐虞三代至於今日凡歷幾代其間英君誼辟表表為世所稱述者幾主亦有可以庶幾二帝三王之盛者歟一時趨世就功名之臣道德高邁心術正大功業顯著代凡幾人其間亦有可以庶幾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佐者歟請一一品列之而并言其所以取法者何在予將由是以驗其考史之學進取之策

問論語一書孔門弟子記聖人嘉言善行以垂教

萬世始終以君子為言不無意也說者謂人惟不知命所以人不知而愠汲汲焉求知於人戚戚焉怨懟於已此其所以不為君子而流於小人之歸矣編次聖言者其有得於聖人之心乎是故一書之中屢以君子小人對舉而言凡七八見焉蓋欲學者不為小人而為君子也爾諸士子童而讀是書今既壯矣出遊於大學推所學以見於用有日矣其即二十篇中聖人所常對舉而互言之者一一歷數而細分之以告我而又就其中而察之別其公私之分審其取舍之幾如何則可以為君

子如何則流為小人之歸矣

問文質不可以相勝也孔子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至他日之論禮樂則又以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用之而從則不在君子而在野人則又若文質彬彬者不可從而質之勝文者在所取也其意果安在歟今天下承平日久文勝矣而科試之文尤甚伊欲其不至於勝質而彬彬然文質相稱以復洪武永樂之盛其道何繇

問我

祖宗養士於學校而以科目取之以為國家之用始也由郡邑學而進於鄉貢于禮部禮部會天下士而試之其中選者既以進之天子之庭第為甲科以分用於中外其不就乙科及不入第者復俾卒業太學所以大成就之也今歲登進士第者三百人太學生居什七八上親擢三人者為舉首皆自太學中出也亦云盛矣諸士子今日來游於斯亦猶諸進士之在前科也由後而視前殆昔人所謂輸一籌者爾歲月不居光陰迅速三年之期轉瞬即至人生以百歲為

期幼而學壯而行為學之日少為政之日多安知天意非此玉女于成使其進德脩業以成大器明大道立大功以收國家養士之效耶請問諸士子今日來此所以進德者將何如而用功所以脩業者將何從而下手異時進對大廷布列庶位其以今日所進脩而有得者又將何如建明而施設盡各言爾志本諸經術質諸古人以對問國家群士子于太學所以教之也教之通經考史欲其知古事而將以用之於今焉諸士子各專一經而旁及諸經其於唐虞三代聖君賢輔之

道德治功固已講貫有素若夫三代而下漢唐宗
之君見諸史策其可稱者曰七制曰三宗曰四聖
其道德治功亦有庶幾於唐虞三代之君者歟此
數君之外別有可稱者否歟夫有是君則有是臣
其臣得君而成治功者其人有幾大率人品不過
四者曰德量曰名節曰學術曰材能可歷舉其人
以實之歟說者謂德量不可以不養名節不可以
不激學術不可以不勤材能不可以不勉爾諸生
將學古以入官其當取法何人而從何以為用功
歟試為言之以觀通經考史之學

擬 殿試策問

蓋聞仲尼有言為君難如知其為君之難一言可
以興邦朕承

祖宗大統臨政願治七年于茲三復斯言拳拳服
膺有如一曰仰惟

聖祖創業艱難復華夏之統於既絕之後闡彝倫
之教於久斁之餘有功於天地有功於萬世帝王
自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惟其功德之莫大是以慕
述之尤難深用惕然恒懼弗克負荷日就儒臣講
求理道分任卿佐脩明治功庶幾盡夫克艱之責

然而闕政尚多善效未著何歟夫良法善政固多
端緒至德要道厥有本原求約於博其道安在惟
天惟

祖宗付朕以崇高之位寄朕以億兆之民非孝無
以守成非仁無以濟衆凡其所以創業垂統以為
裕後之圖者在今日有一事之或愆非所以為孝
凡其所以脩政立事以為安民之具者在今日有
一夫之失所非所以為仁夫孝而至于無一事或
遺仁而至于無一夫弗獲厥亦難哉雖然後人繼
述之孝即前人貽謀之仁矧我

祖宗所以敷遺于我後人者無非唐虞三代聖帝
明王之至德要道漢唐宋英君詛辟之良法善政
昔之人其君既以是而克艱於已其臣亦以是而
責難於君載之經史可考也我

聖祖肇造於前

列聖繼承於後嘉言善行豐功偉績行之當時而
不頗垂之後代而可繼在我後人惡可不思其難
以圖其易哉伊欲廣達孝之道弘至仁之澤使紀
綱正于上風俗醇于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不益
賦而國用自饒不究武而兵威自振災殄不作夷

狄賓服一如

祖宗之盛超漢唐宋而上之以興唐虞三代雍熙
泰和之治壹壹近衡何脩何為而可以臻此子大
夫積學以待詳延誠亦勤矣其必有至言為朕陳
之使知天與

祖宗所遺之大而不忘其所自所授之艱而不忽
其所行有以盡克艱厥后之責於今日而於子大
夫自時厥後克艱厥臣之志於是乎占之書曰言
之非艱行之惟艱朕心知其可願欲則不憚於難
為其以朕所願聞而切於時者詳著于篇朕將采

耳母能如是豈非女婦中之君子人歟方今

聖天子下維新詔首以表節義厲風俗責諸有司
母之志節白於當世茲其時矣予雖不敏叨官太
史以文字為職業尚當此筆為母傳其實以垂將
來茲因鳳舉請姑以此先焉

瓊臺類稿卷四十六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七

題跋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題文公先生手迹後

文公先生平生著述與六經並行于世天下家有
而人誦之若其字畫之傳世者多見於刻本其真
蹟益鮮有烏天台王廷儀六出其所藏先生與趙
子蒙手書見示噫某也髻而誦先生之言今髮將
種種矣始獲見其手澤之遺於其易篋二百七十

九年之後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昔人有得名人法帖者或欲得之誓斷頭不易彼徒以其字畫之工也尚寶重之若此矧大賢君子道德之餘澤哉則其所以寶重而愛惜之者宜何如也

題藍關圖後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湘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間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言佛骨事左遷潮州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湘至公始悟

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繪為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興張先生得之寄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子題跋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為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者蓋公既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為此說歟抑主異教者陰欲破公正論而故為

此以張大其事如學佛者圖公拜大顛像歟况公
之敗在憲宗元和己亥又四年為穆宗長慶癸卯
湘始登第豈湘既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特出於
小說家史傳不載及註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無
蓋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閔流離
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為其子姪者又
皆能奔走周旋無異平時如此然則作此者非獨
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貌又能使觀
者因貌而得古人之心良可嘉重先輩謂公體貌
豐肥此圖得之誠非苟作也雖然詩為有聲書畫

為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以詩示其姪孫今先
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已之意一以起其子之志
皆有深意也靖之其尚因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
於數百載之上庶幾稱乃尊示以此圖之意天順六年

跋安成彭氏所藏盧溪手迹卷

宋三百年廬陵士以文章名世者三人六一居士
後有雲龍劉氏廬溪王氏皆安成人也周益公謂
雲龍生雖少後六一不害為韓門籍湜劉靜春直
謂廬陵自六一後惟廬溪可繼味二子言則王優
於劉可見已子尚友古人每誦廬溪先生送胡邦

衡詩剛大之氣溢於言外深以不得見其全集為
恨及登進士第與安城彭彥實同官翰林而又辱
交其兄祠部郎彥衷暇日出其家先世所藏盧溪
十帖見示嗚呼昔也誦其言今也乃親觀其手迹
之真向也見其出處大節今也乃併得其家庭姻
戚間丁寧告戒之微豈非平生一快事哉方先生
謫辰時年已七十矣以年老處山窮水絕荒涼寂
寞之濱而其帖中乃云我寓此泰然無毫髮可慮
之事又云若以為老是以衆人料我我殊未也噫
既不知其 之非吾土又不自知其年數之不足

古人謂老當益壯窮 堅者先生蓋有之矣由是
觀之則先生非但其文章後雲龍繼六一而於聖
賢慎獨之學自強不息之誠蓋亦有得焉

跋河南諸公壽景瞻詩

成化丁亥兵科都給事中 東樊公景瞻出叅汴
藩是歲菊節後五日其初度辰也凡其同年進士
聯官于汴者相率具酒核以壽之今秋官啞鄉西
昌曾公時為左布政使偶以事不預明日乃為近
體詩四句以致其意一時藩臬諸公咸屬和焉間
持來京師俾予題其後嗟乎君子以同道為朋道

同則心同心同則其所以相愛助相顧望者無所
不用其情彼夫媚疾忌克之心一橫其中則諷之
以言怵之以利害甚而至於嫉人以相傾擠者亦
無所不有又况望其詠歌期望如汴藩諸公之於
景瞻也哉予聞和氣致祥異時河南北七郡之間
協氣嘉生薰為太和歲事大穰物無疵癘民人育
而訟聲作安知其不自諸公寅恭協和一念之所
致哉予於此非獨為景瞻賀且用以為諸公賀也

跋古賢像後

黃氏子英越庾嶺而北沿章江下大江浮淮

泗經齊魯之域直抵京師又東北至遼海之地所
至見先代名賢遺像輒求善工模寫之積久得若
千幅徧于當世縉紳大夫為之贊裝潢為一巨帙
牙灣安商閣老先生序之間持過予求跋數語惟
此諸賢或生於漢或生於唐或生於宋相去或七
八百年或三四百年或百有餘年或七八十年亦
或有同時而不相值者今乃於一日之間繙閱之
頃而諸賢之威儀容觀儼然聚於目前而其言論
風旨皆可髣髴而見之噫一何快哉或曰所得之
像未必皆真模寫之工率非名筆且其間人品不

同而趣向各異以爲玩好耶則物非奇古以爲法則邪則人非倫類豈驚於外而遂忘其內耶予曰不然世之人各有所嗜好有嗜勢利者有嗜聲色者有嗜馳騁侈靡者有嗜虛幻怪誕者生之所嗜乃不在彼而在此其志亦可尚也哉其志亦可尚也哉昔人有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殆近於是乎

跋江山雪霽圖

予友顧光祿廷瑞一日出古畫一幅示予題曰輞川圖乃其宗人宗仁氏所藏者陳大史緝熙目之

以江山雪霽圖按輞川乃唐王維別墅圖維所畫也新唐書備載其景有所謂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洲辛夷塢之類予嘗見李伯時所臨本每景皆有詩題其上尺所謂裴迪賦詩相酌為樂者也今是圖於所謂數者之景皆無之亦無所謂詩者其位置布列固非維所作亦非伯時所臨無疑矣然其間有如所謂淺山磷磷亂石矗矗山石硠聳車碌碌山勢盤斜澗谷側轍傾轅如欲覆者又有所謂樹老石硬山路迴轉高下曲直橫斜隱見妍媸向背各有態遠分毫皆可辨者要之亦

一代名筆決非尋常模放者所能為必求其人以實之而強以附古人之名家者則大不可嗚呼天下事豈但盡不可哉豈但盡不可哉

書東藩紀行錄後

友四明金先生本清使朝鮮歸出其東藩紀行錄見示噫古所謂有聲畫殆謂是哉披誦之頃即如身親歷其境足親履其道路目親覩其山川凡其城郭井邑街衢廬舍人民景物歷歷然可指顧而得也一何快哉古之詩人於其所至必有紀行之作如子美之於去余蜀子瞻之於海南是也

天子命出使遐外之境其山川風物大段與中國異是尤不可無所紀也然言或過於誇事或爽其實甚者流於褻而不自知則大雅君子有所不取也本清莊重而清古儀觀風旨固自有以厭服人心者而其言見於篇什之間又渾然天成不事雕琢如此豈孔子所謂有德者之言乎予知其片言隻字流落樂浪玄菟之境殆將傳之千萬世以為希世之寶又不但若予之所快而已也

跋貴池先壠圖卷後

貴池先壠圖者外舅氏戶侯吳公命工繪其先世

之立壠也公先池人以武功起家世有爵祿先大
父始官海南公魁梧英發卓然出倫儕中蓋人傑
也使遇

太祖

太宗時官畿甸間豈終一百戶侯邪惜乎抱有用
之才值無事之時又僻在荒服之遠是以不外見
也某兒時已聞公名後游庠序間乃識其為人公
不祿後又十年某始婚吳氏每以不逮侍左右於
警歎為恨妻兄宗本間以茲卷見示命識其天孫
觀手澤如見其人

異乎常人也哉夫君子孝其親以及親之親又其
而上之以推其親之親所自生焉然知其所自生
而不知其所以藏是亦未為盡孝也要必知其生
也所自來其死也所以藏無一遺恨焉斯可也矧
世之武冑以官為家朝徙而夕忘者衆矣知所自
來者已鮮况知所以藏乎若公也賢於人遠矣哉
雖然公為是圖非直寫其形似以寓孝思也正欲
以示後人俾之知其先之所自來而不忘其所以
藏云耳後公者敢不承乎

題謝氏先人手書

潮陽謝景祥氏以太學上舍生謁吏部選居京師
一日過予涕泣言曰某之先君留心古文辭每篇
章出鄉人輒傳誦之不幸年僅四十三而卒時某
甫七歲遺文散逸弗及收輯而鄉先輩知先君者
亦相繼淪沒未有為之發揮者以故名不遠傳今
所存者僅十數篇某用是深自悲懼恐其愈久而
愈忘且失之也近來京師偶持先君手書一篇乃
鄉先生某所作以贈先君之文也敬命工裝潢成
軸寘諸座右庶幾先人手澤常目見之不頃刻忘
也吾子官翰林以文字名敢希一言題于左方

乎天地間萬形俱有弊能久而不可弊者言與書
耳言為心之聲書為心之畫古之大賢君子所以
名世垂後者莫不假是以傳其人不可得而見已
于百世之下誦其言觀其書往往得其為人豈非
其精神心術之寓于是歟今觀謝氏之先人其心
畫之莊重勁正如是意其為人亦必稱之展觀之
際令人起敬矧為其子若孫者乎吾知景祥氏朝
夕瞻視恒如其先君子之正容肅坐臨之在上質
之在旁一出言一舉步而不敢有違於理也必矣
後之為謝氏子若孫者尚知所愛敬哉

天順
七年

歧萬里一歸人卷

右五言律詩一首七言絕句二十一首乃日本國僧作以送瓊之戎士蔡庸秉常者也詩以唐體字以晉書書以繭紙卷以萬里一歸人為名蓋摘其詩中之句而是句則又剽唐王右丞送人下第之詩之句也嗚呼觀於是卷可以見孝之一念無間華夷矣蘇子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信斯言也秉常於永樂中隨由海將軍徭倭海上遇賊于萬全我軍敗績遂為所俘同時被執者皆死刃下獨秉常以母老辭得脫聞閩海東諸夷達日本投其國

歲當作歲天龍寺慧
齋字鄂隱絕海之孑
子也

僧惠歲為師祝髮為浮屠乘間言及母在彼僧惻然憐之白其主縱之得歸乃率其徒賦詩以送之如此云予於是不獨見秉常之克孝而因以知夫孝之在於人心放諸四海而準也夫倭虜至為不道日本東夷之人也一聞秉常母老之言即惕然興夫惻隱之心使秉常之母子復得相見孰謂孝親之心以華夷而問哉後秉常果如其志養繼母朱氏以終天年今秉常亦已七袞矣嘗以是卷見示予每展誦未嘗不三復嘆息故書此於其卷末使博雅君子有取焉未必不足以備太平御覽

之一也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右書二幅計二十字字徑寸計少師楊文貞公之心畫也公以清德雅量為一時名臣高文古學為一代鉅儒其謨猷功業著作議論藏在秘府播之天下傳誦於人人之口耳者在在而有世世不志惟字畫之在人間者恒少見蓋公不輕以予人其所予者必其人之有以迴乎人者也今太子洗馬西昌羅明仲先生其童稚時公親書此與之用環以名又擬明仲二字付之俟其冠授之賓況

以辭而字其名者也於戲公之於明仲蓋已許之第標古人以為的爾古之名相守正不阿為時所仰者於唐有一人焉廣平公璟也古之名儒議論英發為世所宗者於宋有一人焉致堂先生明仲也文貞公於古人中擇其尤者二人以為明仲名若字其期待之意深矣大矣一以功業顯一以文學著有功業者不必有文學有文學者不必有功業合二人之名與字以名字乎一人公之意蓋欲明仲兼二人之長以名天下後世也雖然蓋自道爾公遭逢

聖明荷 一四朝之隆委擅一代之文名其德其
學蓋有二公之所有於一身者也公不欲自言而
即古人以為的明仲其顧名與字之義而思所以
体公之心以毋負其所期待哉吁為學至於致堂
先生輔治至於廣平公則為人於天地間亦可以
無愧矣明仲念之哉

書百牛圖後

獸有百而畜於家者六惟牛最有功於世於農用
以耕於祀用以牲於宴用以享於器與室之成用
以釁於戎於戰於執運用以駕迨其斃也其革用

以甲以胄以履以帶以朴以冒鼓以貫編以箠箭
以包干戈以緣席褥以鞍若轡焉其煖而凝之以
為膠其用而敗者以醫其筋若骨若角若蹄則用
以弓以鴈若簪導其他雜器用之者甚衆下至臭
穢之遺亦用以滋五穀無一棄焉者嗚呼牛之有
功於世也其大且多如此非但家畜之不如而百
獸亦無與之肩者豈但獸哉人之生也無益於時
卒也無用於後尚亦有愧之哉好事者繪為百牛
圖狀牛之形與其牧及其水草牧放之處齧飲蹠
觸卧起搔鳴奔鬪游行之趣殆且十百狀可謂曲

盡其情態者矣其意亦猶昔人以耕桑為圖欲世
之高閑富貴之士居於清幽安樂之地觀於此其
有以知稼穡之艱難也歟雖然耕而稼穡牛之一
事也抑孰知牛之功之大且多如此哉中貴徐君
以此圖求予跋一言予故述牛之功有益於世也
如此而又系之以詩詩曰

我本農家子童年曾作牧倒騎牛背上簑笠吹
橫竹老大客京師久不見此畜忽然覩斯圖心
若有所觸泛觀天下物無物似牛犢既以駕犁
把又用轉車轂為我運百負為我生百谷論功

固莫比論苦亦良酷云胡世上人甘心肆口
既然食其力何忍食其肉水陸珍萬品物物可
充欲孟子有遺言不忍其殺鍊

書潘克寬十八學士圖

右唐十八學士登瀛洲圖予友潘君克寬所藏者
也君以工部正郎出理河道偶於士大夫家見此
圖因命工臨之裝潢為冊暇日以示予俾識其後
按史唐高祖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
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
府置屬王以海內寢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其

府僚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為文學
館學士分為三班更日直宿秦王暇日輒至館中
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閣立本圖像褚亮為
贊號十八學士杜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洲云所謂文學館學士者謂其為文學之士云爾
非官稱之以學士為官稱始於玄宗開元十三年
前此則未有也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
恙也然高祖乃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
而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
而各以其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

學論治非不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立新
謂至形於丹青著為贊頌互相標榜其意欲何為
哉昔漢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殺其
所好司馬公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
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為國之儲貳國
乃其國其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
以為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在危疑之地而
可使之日夜聚徒乎在太宗亦遵養之道而在高
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今
觀此圖見所謂十八學士者其遺像雖人人殊然

其壞德豪邁之氣溢於衣冠面貌之表宋人謂真宗為王時其門下厮養皆將相器而此十八人者在秦王門下其氣如此豈終在人下者乎此太宗所以卒有天下也雖然唐初之社稷安危其兆皆具於此始也以房杜之能輔太宗而唐遂以安終也以許敬宗之姦阿高宗而唐幾於亡一圖雖小所係實太子為之慨然書以歸之

成化十九年

虞山圖

錢侍御承德奉命往兩廣理邊儲臨行出虞山圖見示且曰此先世所藏鄉先輩王均章所畫者

既失而復得之蓋吾家百年前舊物也敢乞先生一言識之謂之曰古人繪畫之作所以模寫景像必其物世所有或有之而不常見不然則是其物可觀可玩而不可以携取者又不然則去其地而思其物有不可以存致故寓之筆墨丹青假其似以存其真君家海虞為邑中舊族自祖父以來長子老孫出入起居恒與山俱舉目即見其林壑而步履周旋不在其巔即在其趾有事出境踰百里外回首望之猶隱隱然見之於林霏烟靄之間既有其真又烏用其似為哉雖然虞山橫亘海虞邑

中何止數十里居民環其趾而居之面其勢而向
之者何止數千家有此山以來自天地開闢至今
何止數千萬年元人王均章者始為此圖偶以適
其意耳非有意於傳世也而適落君家邑中人士
非止一家而君家獨得之得之不久而失之失之
不久而復歸焉造物者亦或有意歟吾聞錢氏
世居邑中之昆湖其先世衣冠體鬼之藏皆在茲
山中意者其冲和清淑之氣皆於此聚止而有以
養其先世之留骨其子若孫鍾其氣以生者往往
蕃衍而多賢胤厚而長年秀羨而有文真真之中
或陰有以相之者故使斯人為斯圖付諸其家世
藏之以為符驗若世之置田產者必有質劑然此
又理之或然者也書以歸之俾持歸以質諸乃尊
未齋翁及其季父方伯公以為何如

瓊臺類藁卷之四十七終

瓊島類稿卷之四十八

瓊島類稿卷之四十八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公潘仲深

說雜類

亦說送沙文遠

蓋嘗觀夫近郊之木矣出於上也僅數尺者可以
擗或可以把極大而至於可以拱則固已掄於人
列於鮮登於匠氏之門隨其材質而成就之無所
遺焉夫木之為則採曲以為直束小以成大非甚朽
腐者不之棄其種之良質之堅以否不暇計也

若夫深山大谷之中材之生非不魁然大也脩長
且直也矧其種良質堅文密緻而臭馨全用之可
棟可梁斫而用之可車可舟凡宮室器具之用若
大若小用之無不宜焉者然而一置立萬山之中地
險巖而水湍駛雖有可用之材率莫自致萬一致
之非積以歲月不可得也及其至也一往往有後
時之嘆士之生遠方出而仕也何以異此吾友沙
文遠使其生畿甸之間吳楚淮汴之域出其一有
之一二以用於時固已登膺仕而著矣稱也久矣
然而奔走名利之途十踰強仕而一志竟竟竟遂

是豈其才力學問之可哉地也世之論人之出處
者曰時時可也彼之所以乘其時而我之
所以違其時也夫時不得非以其地哉方其時之
需才才之見售於時時之所急用人之所爭趨而
我方漠然於窮荒寂寞之濱罔聞知也及其知而
至然時已後矣遠方之士其艱於進取也往往如
是雖然在我者雖有艱進之嘆而亦免夫倖進之
譏吾之材誠中宮室器具之用矣用之則必有實
效不用亦足以全吾之天其視彼之苟具以備用
假合以為資亦既有間矣乎文遠將卒業南

惜其有才而滯於用作木說以解之於乎豈獨文
遠也哉

說舟贈林宗敬

景泰甲戌五羊林宗敬偕予就禮部試予辱在選
列而宗敬得校官辭不就去又三年是為天順元
年宗敬復就試禮部又得校官不就買舟將為歸
計予適得告與古岡蔣希舜送之都門之外指其
所艤之舟而告之曰若知舟之為器乎始之欲作
之也苟不採材於山林取鍊於冶煉灰以蜚其可
以成舟乎曰不可也衆物備矣人責其成於工師

不假之以歲月不依其度而以意創焉其可以成
舟乎曰不可也舟成矣而樓櫓之不具檣柁之或
闕與夫艗舳維纜篙矴之屬有一弗備其可以為
全舟乎曰不可也用備矣而或艤之非其地所由
者乃斷港絕潢其可以達江河乎曰不可也艤得
其地矣然或衆舟集焉而互繫以相軋其可以行
乎曰不可也材具而工良制合而用備其艤也得
其地其行也無所礙若可以達河入海矣然而風
不順焉則亦不可行矣士之為學何以異諸此乎
方其在學校也固嘗博習夫詩書之文講明乎古

今之變印正之以明師積累以歲月其製作也惟
恐不合有司之程度其強記以待問也惟恐一理
之不明一事之不知其進也既由其道其用也又
適其時若可以得志矣及其羣試有司也則有利
焉有不利焉其利也固若舟之遇 一日千里直
易易耳其不利也夫何以異於舟之阻風而不得
行也乎行不行風也非舟之罪也利不利命也非
學之尤也雖然有舟矣然後可以歸其咎於風使
吾材之不良制之不合度器用之不素具艤之非
其地行之有所礙風雖順也其能行乎哉舟譬則

學也風譬則時也有舟而無風固不可行也有風
而無舟將何以行之哉然世固有駕敝舟綴敗帆
遇順風而僥倖以達岸者矣然不可常也卒然遇
魚龍之出沒風波之洶湧吾知其倉黃而歸無全
舟矣甚者或至於覆溺焉幸烏可常哉嗟乎人患
無舟也風之不順非所患也士患無學也時之未
利非所患也吾之舟備矣器用足矣惟不遇順風
則已矣苟待之以歲月之久而不輕試焉豈終無
一日順乎使一日得借風濤之便張飽帆於長江
大河之中鼓柁而歌揆柁以行縱其所如無不如

意矣士之積學以待時也何以異諸此乎

初作止此蓋因

畫者多餘寫此說至此不盡添入以下

然此就一舟

言非所以論

衆舟也舟之製也稍異其形則其所從來也必異其地有來自浙者來自江者來自蜀者來自鄞越來者有之自荆襄來者有之其遠者或自川蜀來馬所來非一地而作者非一人其創也未必同一時也其發也未必同一日也其為形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深或淺其載也有人有物所載之物或多或少或寡而物之直或貴或賤其間萬有不同而期必至於此也則同然其行也或遲或疾或先或後

有先發而後至者焉有後發而
至者焉有一路
順風直抵乎此者也有初發即阻而後無不如意
者也亦有或行或阻
復行而復阻不知凡幾而
後達此者也有發之日同其至也
不同或有發之日不同而其至也則同有先發旬月之間或一時之
久或至於暮年而後發者乃先焉由是觀之
行止遲速皆天也非人所能也達之先者不足喜
達之後者不足悲苟吾有
舟而又得操之之要
今雖未達安知終不達乎彼雖先達安知吾不及
乎抑過之未可知也惟無其舟或有舟而無具有

具而不能操則終焉而已矣雖然此特舟之小者
非其大也特可行之江河也非所以施之於海也
舟之大者長至於百尺大可以千圍檣如竟天之
虹霓帆若垂天之鵬翼上可以建五旗中可以
容萬斛粟其為器也大其為用也廣如欲作之也
非得瓊林大盈之財叅天合抱之木付之以公輸
子之手假之以數十年之久不足以成之也其成
也有非尋常舟師所能操焉苟小試以江湖之間
則矣必待夫排山倒海之風吞天沃日之濤然
後從容乎渤澥之中出沒乎滄溟之表以收萬全

之功以享無窮之利回視舟楫之在江河間真不
啻泛一芥於坳堂之上也風之或順或逆行之或
遲或速皆不足以動吾心矣孟子曰觀於海者難
為水士之學也誠以聖入之道為準的期必至焉
不易其至不已其功不徇於近利不責其近效則
吾之所造也深所成也大所以出而應世也無適
而不可矣功名利祿得喪遲速夫何足以介吾意
哉宗敬積學有素其文又足以中有司尺度然累
試輒弗偶焉予恐其自沮也而以功名利祿動其
心故說舟以贈用以釋其不平且進之於道云

守道說

揭陽有隱君子曰陳伯謙先生秉德蹈義學古道而不迂鄉人咸稱之曰守道先生先生曰道豈我所有哉吾知守吾身而已曷足當茲稱請辭鄉人曰身即道所存也先生知所以守身則知所以守道矣配先生以斯稱不亦宜哉幸勿終辭自是通邑之人若老若幼咸以是稱先生先生始聞而駭中而漸久之呼者日益衆向之駭且慚而恬然安矣既而傳播遠迹其子仕寶時官南京為戶部主事聞之喜曰鄉人以是稱吾父也甚宜今年夏

考滿來京師天官奏景將有推恩之典以平鄉人也請繹守道之義為說將寓歸以奉先生予曰道豈易守哉道原於天具於人人得之以為仁義禮智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其倫也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易書詩春秋禮其書也人同此性有此倫備此具然其本末次序則載於其書弗學則弗知也弗知則弗至也學而知知而至得志則行之於天下不得志則守之於一身吁行固不易守亦豈易哉予聞之守之之道有三有禦守之守若主將之捍城也有持守之守若舟

師之視柁也有保守之守若府之監藏也又若龍
之抱也蓋禦不固則欲內攻持不定則心外驚
保之不慎與密則外侵而內失矣道豈易守哉惟
詳其外誘以全其真絕如蒙之禦寇安其固有
不遷於物如履之素履中正特立女靜而堅確如豫
之介于石則道合於身矣合則疑疑則固固則又
久則天天則自然矣先生所以守者果能若是否
乎若然則鄉人以是稱之而先生一以是應之無愧
辭矣於是筆以為說以著先生之志以廣鄉人
意云

卞和五獻玉說

卞和三獻玉或疑之曰吾石果玉也一獻不售歎
而藏之以待識者或自斲而用焉可也奚必至於
再以取辱哉使三獻復不售而三刑焉吾恐無全
軀矣以其外殘其內知者固若是耶予曰噫是吾
所以見卞和之知者也古人所謂知者知之弗去
是也使知矣而去之是未足言智矣必知之真守
之固斯可言知焉和也惟真知石之為玉故再獻
再刑而不悔使其知不真則或人厲聲色以臨之
方將疾走之不暇況千乘之君加以刑乎惟其知

之真守之固故是玉也不終為石不終在野而終入於君王之匱器輕九鼎價重連城而千萬世傳之以為受命之璽使和也雖知之而不能守之則是玉也一石而已矣或小用之則是玉也一器而已矣千萬世之後烏知所謂秦璽烏知所謂卞和嗚呼古人於外物守而弗去且如此况吾身乎

柔肅說

上古女子惟有名若姜嫄之類是已未有字也至中古為笄禮始有字焉若孟光字德耀之類是已然亦未聞有號也夫號在唐以前非特婦人女子

未聞雖男子亦罕有之有之者惟陸鴻漸龜蒙元結不過三數人而止耳宋以後非特男子有之而女子亦多有之矣如李易安號青蓮居士之類是已潮陽有羊璿者從事於春官以予同為嶺南人也偕鄉人汪生淮者徵予文為其母廖孺人柔肅號之說嗟乎婦人女子教令不出閨門然則有號也果自號耶抑人號之耶以自稱耶將以稱於人耶號且不可况又為之說耶雖然彼有請也不可也拒且其以柔肅為說亦婦道之當然而非若青蓮之類為異名以自標致以嘲詠風月汨情異教

而無益於身家之云也則為之說也雖前未有起之以義亦矣不可之有夫太極判而分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文之質也艸柔而用剛柔有順承之義柔善也陰之艸也肅有嚴整之態剛善也陽之用也今羊毋以是為號意未必出此然始有陰合於是歟夫柔而不肅則委靡而其貌也不莊肅而不柔則過嚴而其情也不和內之情和而外之貌莊坤之德備於是矣號不虛生必實有之若廖氏者其賢乎哉廖黃陂縣丞致仕羊君輔之正室春秋六十八矣婦德母儀為一族冠璿其長子

也

說名字類

陳惟學字說

古人之學與今異而其得祿也亦然三代以前士之仕也不出其鄉凡其平居行已踐言皆所謂學也非若後世然必呻佔畢考訓詁操觚以脩辭藻翰以為文然後謂之學也其仕也亦皆身脩於家譽彰於友名聞于上下然後東帛斯聘賓禮攸興爵祿有不求而自至者固不待夫投牒以求進羣進以就試奔走道途積歷歲月而後得之如今世

然金華陳祿氏初其冠時賓字之曰惟學蓋有取乎魯論學也祿在其中之義嗟乎生今之世乃欲循古之學坐以待今之祿豈非左哉雖然今之求祿也雖若與古異而其為學也則異而實同焉今夫習進士業者其言脩身非不曰誠意正心也其言講學非不曰格物致知也其言處事非不曰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其言明倫非不曰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也顧其踐履之間異於操筆傭為之際戾於立言於是乎始大異而不同誠使今之為士者皆學古人之學以希今

世之祿夫何不可之有顧弗能皆然爾惟學以字呼文游間久矣而未有為之發揮其義者一日其定周克恭求予言以為名字說予聞惟學宦家子也大公儀厚任山東憲幕先府君鎮疇為京郡治中惟學亦嘗有志於繼世祿而未遂也故因以勉之惟學其尚顧名思義厲志向學本古道而濟以時宜存古人待聘之心循今人入仕之路則爵祿之來有日矣於是乎說以俟

陳微汝諧字說

汝諧名微初字子美一日謂濟曰美即微義於身

心無所做發矧某生于考琴中有微適合某名
請因此起義為某易之濬按琴之有微可以按節
按節所以和聲故易以今字同志鄭德崇輩聞之
謂善則善矣如人未解何命解其義為說以贈惟
琴之微凡十有三以應律呂象十二月其中一則
象閏也微之於琴本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
故鼓琴者按之為節以調絃然後清濁高下各應
其節而無粘滯不和之音矣汝諧推是類而反之
身則琴之微猶人之心也凡吾之言動必揆諸心
而後發則動止語默皆合其宜而無差謬乖戾之

為矣亦猶微之於琴乎顧名思義即物觀理知
琴之發聲由按節而後和則知人之言動本乎心
而後無過舉矣是故言焉有物宮商相宣也行焉
有恒節奏順理也過而不憚改不和更張也學必
底于成搏拊而合樂也用之宗廟則協朱絃疏越
之聲用之朝廷則和阜財解愠之歌若然則身乎
其琴名乎其實矣否則無微之琴也烏足尚哉是
為汝諧字說

龍震世亨字說

金陵龍克溫携其從子震象京師嗣其先兄百六

候職介友、羅宗謚過予求震字與說曰願有以
誨之予倦游南京時寓新河客邸與克溫有舊也
不容辭拒乃推其所以名者而字之曰世亨又廣
其字之義為說以誨之曰震乎汝知汝之所以名
乎取卦名也卦不止震而獨有取乎震者何震於
乾坤為父母之長予汝為龍氏之冢嗣主器承祀
以嗣先世之祿位亦猶震之於乾坤也震而字之
以亨者何震之道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進
有亨之義也曷為而有亨之義蓋震為動為恐懼
為有主是以震而奮發焉動而進焉懼而脩焉有

主而保大焉皆可以致身故也然名以震俾顧名
思義則已矣曷為而又字之表其名也字之而表
其名苟訓釋其字義足矣曷為而謂之亨期望之
也所以期望之者何欲其亦如震之亨也如震之
所以亨者何震動而奮發也進進而不已也恐懼
而脩德也主器而保先人之業也凡此皆所以致
亨者也然則所以致亨其道奈何於詩有之夙興
夜寐洒掃庭內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其震動奮發
者歟敬天之怒無敢逸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其
恐懼脩德者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進進不已

者歟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其嗣保先業者歟於此
為焉念茲釋茲在茲終身誦之日慎一日則
身與名俱亨矣苟或不然而於汝季父之所以名
予之所以字宗謚所以為求說之意皆漠然不相
干也則其滯塞也孰甚焉尚何亨通之有哉震乎
震乎尚慎旃哉母謂我言耄也

林弁宗敬字說

禮曰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嗟乎至靈者人至貴者
道至微者物人而敬道心焉足矣必假物以示其
所以敬聖人制禮之意深矣我是故望拳曲跽皆

足以朝必為瑤瑤玕璜之制致誠盡慎皆足以祭
必為冠冕黼黻之儀辟踊哭以皆足以喪必為衰
麻袒免之節豈固為是禘節哉蓋以有形之物形
無形之理使之內外相符故也鄉貢進士林弁既
冠而賓字之曰宗敬其取諸此歟宗敬敦敏士也
予以丁卯歲隨計之京道羊城曾識之友人甘均
鳳所時猶童壯也已若老成人予心竒之歲庚午
閱鄉書見宗敬名褒然於九十二人之間意或偶
然爾明年歸自京師再晤焉則已嶄然出頭角容
止端飭言論英發非復昔日阿蒙矣為之悚息者

穆時嗟乎若宗敬者其無忝乎若名與字者乎名者父母之所命也字者賓師之所表也不忝乎其名與字則是不忝乎所生所教矣然則所以不忝之實果何如曰端乎外者如其心直乎內者如其字女斯而已程子曰整齊嚴肅其端外者歟朱子曰主一無適其直內者歟尚慎稱哉則聖賢地位可幾矣功名利祿云乎哉如或名然字然而其人不然非惟名字之羞抑亦名之字之者之羞

李氏伯仲字說

生而父名之冠而賓字之古禮也自冠禮廢字不必賓出辭不必賓致而人亦未有無字者好事者又從而為之說焉說雖非古也其亦祝辭之遺意歟京口李氏兄弟二人伯曰敏或字之以尚勲蓋取魯論敏則有功之意也仲曰政或字之以尚德蓋取為政以德之意也所以尊其名表其德而見稱於朋友間者非一日矣今年春其友某介鄉進士某徵說於予予始而疑之曰敏則有功為仁之效為政以德出治之本李氏兄弟天性雖敏而無可以建功之階德固有而無可以施政之地名雖然而實則未必然雖欲為之說將何以置吾喙哉既

而自解曰是不然經不云乎功崇惟志傳不云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繇此而觀功
不必假於事而後見政不必得其位而後施明矣
又何必有官守而後謂之政績勞動而後謂之功
哉抑予聞李氏兄弟天性友愛怡怡然相處驩甚
所生七子待之均一未嘗偏於有所厚薄志於為
善孳孳不懈而於非禮之事有所不為雖平日以
功業自期政事自名者或不之及其於若名與字
可謂無愧而或者字之之意誠不為過矣則予所
以為之說又何疑哉是為說

王恪克敬名字說

予友戶部袁君為表姪王恪克敬徵其名字之說
於予且曰願有所教使得勉焉以自勗者予惟南
豐魯氏有言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稱道已之辭
也即吾身心之所固有者以為名若字不可以假
借言也蓋物之於人殊形體異種類其道不相謀
其氣不相貫借之以名人特假合焉耳如周公之
子名以禽孔子之子名以鯉人雖呼之以禽鯉而
不責其為禽鯉也此無他非實有也若夫吾之所
固有者與生俱生本於性具於心見於威儀動靜

之際著於人倫日用之間有不可須臾而離者非若物之與我假借相合之比也矧生恪以為名敬以為字恪即敬之義也先儒謂敬為聖學始終之要是尤切於身心者也以之為名若字受於父告於廟書於版祝辭於賓呼於族姻師友交游之間而又登於天府載於仕籍列於史傳為諱於子孫傳之千百世而不朽焉非徒自稱道之及人稱道不知所勉之哉勉之張南軒之主一銘朱晦菴之敬齋箴此其龜鑑也此其藥石也此其菽粟布帛也尚服膺之無斃庶乎身與名為一而無忝乎尸

部君之請而予之說亦不為虛言焉是為說

李時芳名字說

天下之理一也而其所以為理者其名曰義類萬有不同人之始生也於萬理之中而摘取其一言以為己名及其冠也又採其義之近似於吾名者以為之字噫取一二於千萬之中認以為己有顧乃茫然不知其名義之所以然不可乎此近世名字之說所以作也羊城李碩夫之冢子曰時芳既冠而賓字之以孟春其舅氏林宗敬徵予為之說予惟人之生也自幼而弱弱而壯壯而強強而

老亦猶天時之運自春而夏而秋而冬也人之一
生其事業皆基於幼少之日亦猶物華之敷必在
於春陽之時傳曰春者開闢之端養生之始蓋萬
物於是乎發生以甲以并以華以舒以夫以包以
碩以萼而蕃且郁夫然後夏而盛也秋而成也冬
而實以固也何者不本於春我人之有生何獨不
然故禮謂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
十曰強五十曰艾六十七十則謂之耆與老焉十
年一變皆有所事而所學者乃在幼稚之時蓋學
不可不豫也要必養其心以義理飾其躬以禮節

陶其情以詩樂端其志以經術博其習以藝文使
之有其德有其言有其容而又有其服內外昭融
文質相稱郁乎燦然如春陽和煦之時而草木之
英華芬敷穠麗也夫然後壯則見諸行老則收其
功而終身用之有不盡者矣時芳年少而質美勉
勉循循以為他日受用之資此其時也其尚顧名
思義及時奮發俛焉日有孳孳弗得則弗止也則
夫壯之所行老之所傳皆具乎此時矣予因宗敬
請謹以學之一言為時芳勉勉之勉之非但以無
愧其名與字而天下之萬理皆可由是而得之矣

蔡國珍字說

物之可貴重者謂之珍珍而繫之以國則其所貴重有非一身一家所得專者矣寶安蔡氏子名珍而字以國珍歟父若賓所以期待之者至矣國珍得是名與字夙夜祗慄奉以周旋如執圭如拱璧如握徑寸之珠籍承蓋襲之惟謹不肯輕出以示人既而因其質而追琢之切嗟之磨礱之雕鏤之緣飾之者甚周且緻溫然而津液滋煥然而文采章斐然而聲韻清渾然而規制備固已成器而可以適於用亦嘗效楚人之獻而未獲連城之償今

年春為有司勸駕進之於

天子之庭群試于 奉天門玉堂校文優其等將育之辟雖之中以大凡其才而大用之也未行天官卿又請試而用之國珍得樂昌文學夫以貴重華美之器而置之詩書禮樂之區雖若小用之固其所也將之任以予鄉先達也求為申其名與字之義以為終身訓傳不云乎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所謂珍者非世所謂荆璆也魯寶也昌城之藻也西城之圓龍方虎也亦非所謂夜光明月真白洞光三棘六異九品之奇也其惟吾身之所固有

者乎是珍也匪金玉而金玉匪珠貝而珠貝得之
天而具於人身有之則明德內炳家有之則厚德
外潤國有之則朝廷以重府庫以充宗廟以華
四表以光是則儒者之珍也藏之方寸之間列於
几席之上其氣上徹而旁達無高弗格無遠弗届
無幽弗燭無深弗入必如是然後足以當國珍之
稱國珍乎其尚遵父師之訓顧名字之義及求諸
身心益自敬謹而思有以為天下國家之所貴重
也哉

李文琮名字說

少司空博羅李公之冢嗣曰文琮公所自命名也
先是文琮先冠之時賓緣其所以名之義擬數字
以進乃祖靜菴先生皆弗之取乃自制其字曰昌
元蓋別有所取義云文琮既冠有年未有發明其
名字之義者士大夫往往聞其名與字異義而疑
之茲以大臣子錄為國子生自其家來京師不以
循例南還侍其母恭人公以予同出嶺南且以文
字為職業俾序其名字之義以教之予惟古人製
字以表其名緣文以士義如由名而字以路耕名
而字以牛之類或以體用或以訓詁不然則亦相

反以相成又不然則推類以至於其極焉耳今夫
文琮名而字以昌元豈別有取義歟雖然天下之
理一而已矣苟有以取之以為已用一不為少萬
不為多誠能會其異而歸之同妙合而凝聚之以
為身心之用又何不可之有哉今夫天下之物莫
美如琮周禮所謂黃琮禮地是已以貴美之物為
禮神之器而又加之以文必其孚尹而旁達璀璨
以成章父以是名其子蓋欲其學文以潤其躬也
天下之理莫大於元曰勿所謂善之長者是已萃大
善之理於本原之地而又昌而大之必其培根以

達統宗以還元祖以是字其孫蓋欲其蓄德以
大其基也文琮乎聞人呼爾名則思曰此吾父所
命也吾能如琮乎否也琮而又文乎否也昌元附
人稱爾字則思曰此吾祖所製也吾果有元乎否
乎元而又昌乎否也有之則益加保養勉勵之功
否則反求諸心身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必求稱其
所以稱爾呼爾者以無愧乎乃祖乃父之意斯可
矣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無念爾祖聿
脩厥德文琮其勉之無怠忽

蔣冕敬之字辭有序

清湘蔣冕子故人河西縣令希玉之子也年十五
領廣右解首明年試春官卒業太學與其兄昇以
故人子來見未幾又介其父執陳郡博先生執贄
求從子學為古文辭又明年昇為之加布於其首
旅即草草雖弗能戒賓備禮然名必有字字必有
辭不可缺也既冠來拜子求字乃命之曰敬之又
為之補其祝辭於乎予老矣而冕年方艾予不日
歸老於山窮水絕之處不能旦夕常相教益也冕
乎聞人呼汝之字恒如聞予之聲出於心而宣於
口誦予此辭恒如予之丁寧告戒以親臨乎汝

前也聖賢事業基於敬之一言其尚念念不忘而
進進不已哉 辭曰

人之有身首為之元身之有章冠為其尊戴冠在
首法天之象冠中有冕人君所尚其上有延前後
有旒文而得中孔子從周居衆體上人所具瞻惟
敬斯尊惟敬斯嚴內存外形儼望而畏一弗敬焉
則戾乎是名爾以冕式克似之父命斯在烏乎弗
思既冒冕名當實冕德冠雖非冕視冕為則首容
必直心德惟欽如大君在上如上帝是臨戴天以
行念念斯在出入起居罔敢或怠字汝以敬祝以

斯言終身服之奉以周旋

韓儉克慎字說

文昌韓儉領鄉書試春官不偶卒業太學適其同學林徽時文亦膺貢來京師儉謂徽曰某名儉而字克用未有發揮其義者幸在大司成先生門下欲得一言以為終身佩服敢煩吾子達之徽以為言子惟儉而字用其義狹矣是就一事而言非所以進之於遠大也乃取伊尹告太甲之言易其字曰克慎而又為之說焉夫儉有兩義有節儉之儉有儉約之儉所謂儉約者不侈然以自放之謂雖

以孔子之聖亦以有是德於溫良恭讓之間然後德備于己而元禪著乎外焉况眾人無聖人萬分一而可以不儉乎况然聖人之儉德自然而有者也眾人無聖人之有其於是儉也可無慎哉尹之言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意儉之一言永遠圖謀之本慎之一言收斂身心之要儉也其尚顧汝之名凡事以儉約為本如禮所謂言必稽其所從行必稽其所蔽可也念汝之子凡事以謹慎為心如傳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可也儉乎儉乎因其名與字而反求諸其身與心兢

兢焉常念孔子以約失鮮之言慎儉德以懷永圖
期必幾乎商阿衡所以告其君者焉慎之慎之念
念在此而不已等而上之則雖俱厥身脩思永如
臯陶所以告大舜者亦有可馴致之理也自古聖
賢進德之方不外乎此勿謂聖賢非衆人所能學
而自暴自棄焉語不云乎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於
是乎為韓儉字說

周氏子禧字說

尚書工部員外郎崇仁周君翰之子禧既冠而
賓字之以廷福一日盱江俞振明偕之來謁予詢

其字以廷福對予謂禧即福也殊無規勵之意明
日員外君詣予請更之予更之曰原德他日又詣
予請為之說嗟乎人有是身則有是德德立而後
福生焉所謂福者具於洪範第九之疇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是五者
之福其四出于天其一在乎人出乎天者不可以
力致存乎人者則可以勉而能也人能勉乎在人
之德則在天之福不外是矣雖然德也人莫不
有好之者鮮德而好之則必如好好色之真自微
至著自內至外自幼至老自朝至暮自一刻至於

十百年自畦步至千一萬里無一念而不在德無
一息而不在德無一事而不在德無一處而不在
德已有是德固自好之人有是德亦從而好之夫
好之斯勉之勉之斯有之有之則凡天之所賦人
之所得者皆為吾方寸間物備天下之德者全天
下之福者也意人而至于全天下之福斯人也豈
尋常人哉雖然世之人能如是者蓋亦罕矣予於
周氏子禧蓋深有望焉禧年未及弱冠聰悟強記
過人遠甚其天資甚高但恐其畫爾誠不畫地以
自限而於予言勉勉焉惟德之是好不至其極不

止也有是德矣何患無是福哉因其名之福而原
其身之德不求之天而求之人不求之外而求之
內不求之彼而求之此是故壽莫壽於百世流芳
彼年躋耄耋者莫天焉富莫富於衆善咸備彼家
累千金者莫貧焉康寧莫大於心體舒泰彼般樂
怠教者疾甚矣考終命莫大於順受其正彼駐景
延齡逆甚矣噫不以福求福而以德求福及其至
也則又德其福而不福其福焉是則聖賢切己之
學禧其勉之不徒名其福而且德其福必俾德與
福皆為吾身有而與其名若字稱焉人呼之而已

應之耳聞之而心不愧斯無負乎乃父之所命與
上天之所畀矣不然則是自暴而自棄

徐交志同名字說

古郢孫氏子父命之名曰蛟既以是登鄉大夫書
而進于 天府矣厥來卒業太學予見而訝之謂
古無以是名者命易之乃以書質于乃祖若父既
而詣予館下拜求易之予去其所以虫文而惟以
交名焉且字之曰志同劉取大易泰之彖上下交
而其志同語也歲辛丑交試漣江闈名在第二入對
次廷次其名褒然第在二甲前列明年授南京

部車駕主事臨行拜請名字說以終身佩服乃謂
之曰交乎天地非交則不成泰君臣非交則不能
保泰與凡子於夫妻於夫朋友兄弟之相與皆不
能以獨成而必資於交而後泰焉否則否矣交乎
汝居下而上交也則厲汝之志以為上為德而上
同乎君之心汝居上而下交也則端汝之志以為
下為民而下同乎民之欲然豈但上下然哉若前
若後若左若右無不然者傳曰所惡於前無以先
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所
惡於左無以交於右推所以交上下之志而同之

前後左右俾一身處於中而上下四方均齊平
驩忻交通無往而不泰焉則身脩而天下平事業
在是矣是則大學絜矩之道也雖然大學運動之
矩度在心大易交互之機括在志孔子曰吾十有
五而志于學朱子曰為學莫先于立志志之一言
於人最為有力苟悠悠焉則志不立矣汝其念之
哉名隨身而存不隨身而盡穆叔所謂三不朽者
傳名之器也交乎哉志同其尚拳拳服膺而勿失
也哉

馮顥子充字說

吾邑之鉅家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
子顥子長女子壻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
信來京師講易以為進士業將歸克信謂予曰顥
名而未字蓋字之于字曰子充復請申其義按字
訓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形氣而言顥則似
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人至
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之氣
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則上下
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也然則所
謂充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子所謂先立

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顥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于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大賢名以為己名其所以然起敬者宜何如哉蓋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為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充之涵養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

者入道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乎此顥其勉之哉勿徒諉曰此大賢事非我事嗟乎既受其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八終

瓊臺類稿卷之四十九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交南錄

太宗文皇帝入正大統之初安南國王陳日焜為
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詭姓名為胡一元子蒼為
胡奩矯稱陳氏絕嗣奩其甥請權署國事

上不逆其詐從其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踰年陳
氏孫添平始從老撾遁至京愬其實季犛聞之懼

遺使上表請迎漆平還以國永樂四年春遣使者以兵五十人送漆平歸達其境李穉伏兵殺之及使者

上聞之震怒諭群臣曰朕為萬國主蠢爾蠻夷乃敢為不道以戕其主奪其國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既而占城亦告其侵軼疆界強授以印服又聞其潛號大虞紀年號蒼偽稱尊號李穉稱太上皇毀中國儒教謂孟子為盜儒程朱為剽竊乃議興兵問其罪群臣咸贊成之乃遣大臣告于

郊廟分遣近侍徧告天下山川秋七月癸未制

諭子太傅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印克總兵官西平侯沐晟為征夷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征夷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叅將救大將軍率右副將軍右叅將又清遠伯朱友領驃騎將軍朱榮劉劄出鷹揚將軍呂毅方政神機將軍程寬羅文游擊將軍朱廣王恕橫海將軍魯麟劉清等二十五將軍統兩京畿荆湖閩浙廣東西之軍從廣西思明府憑祥縣進左副將軍率左叅將領都指揮陳濬盧旺等統巴蜀建昌雲貴之軍從雲南臨安府蒙自縣進以兵

部尚書劉儁贊戎機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
洽給事中馮貴督餽餉於凡所過名山大川脩祀
事乙酉出師

上親幸龍江禡祭將帥陪位受服惟謹訖事駐
驛江澣誓于衆曰朕命汝等奉行天罰罪惟元兇
尚體朕心毋究武母殺降毋繫累老稚毋毀壞室
墓雖一草一木亦勿妄剪除違朕命者雖勞弗勅
且底于罰能等頓首受命萬衆鼓舞登舟以行是
年元月師次龍州大將軍遘疾以師授右副將軍
庚子大將軍薨衆議軍機事重不容以緩請

右副將軍代總其兵行大將軍事急驛以聞
上命輔就佩征夷大將軍印代能總兵且降敕
諭之曰昔

太祖皇帝命開平王常遇春爲大將軍岐陽王李
文忠爲偏將軍率師北征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
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勲著名青史爾宜
取法前人以建萬世之功此定興忠烈王受命專
征之始先是王與大將軍榜示黎賊父子大罪二
十以明天討之意數李粹兩殺其主以奪其國罪
一凡陳氏子孫殺之殆盡罪二淫刑以逞視國人

如讎重歛暴征民不聊生罪三世本黎氏背祖更
姓罪四既篡主位乃詐稱權署國事以罔朝廷
罪五表請陳氏孫還以國及朝命使送之乃敢
拒遏罪六殺國主孫罪七侵雲南之寧遠州七寨
罪八殺土官猛悞虜其女徵其銀罪九威逼近邊
土官致其駭散罪十侵廣西之祿州地界罪十一
擅據西平州殺土官罪十二占城國王占巴的賴
國新遭喪興兵攻其舊州格烈等地罪十三又攻
板達郎黑白等州掠其人民罪十四勒取占城象
百餘仍加兵不已罪十五占城既受天朝章服

輒偽造金印帶服逼使其受罪十六責占城王惟
知尊重中國而欲其以所以事中國者事之罪十
七朝使送占城陪臣還其國以兵劫之於毘陵港
口罪十八既奉正朔又僭稱國號偽紀聖元紹成
開大年號罪十九朝貢不遣陪臣輒以罪人充使
罪二十初交人聞天兵南下罔知所以既聞榜
示咸知其曲在彼及見榜末云待黎賊父子就擒
之後選求陳氏立之莫不延頸跂足以待王師
之至王以十月丁未至憑祥縣禡牙入境并望祀
其國中山川畢諭于眾曰

皇帝非利安南土地人民乃為黎賊害其國主虐其黎庶奉行天討以繼絕世甦民困命我等以吊民伐罪丁寧告戒非臨陣不得殺人非稟令不許取物毋掠子女毋焚廬舍毋踐禾稼爾等宜奉承聖天子意以立奇功不用命者必以軍法從事無赦衆皆歡呼用命是日大軍入坡壘關揭前榜諭國中吏民以朝廷伐罪吊民之意以招徠之王詢知坡壘以南由隘留關歷鷄翎關至芹站山菁深險林木陰翳且多溪澗慮賊有伏先遣鷹揚將軍呂毅消探及檄都督同知韓觀營於坡壘脩道

以結橋梁督糧運戊申大軍次丘溫縣已酉哨隘留關賊衆二萬依山結寨毅攻拔之斬首四十級生擒六十餘人是日驃騎將軍朱榮等亦破鷄翎關斬首六十餘級生擒十一人賊聞二關破其屯兵設伏者悉奔散于大軍次鷄翎關癸丑次芹站是日先遣鷹揚將軍方政游擊將軍王恕等直抵富良江北岸嘉林縣是時左副將軍西平侯亦自雲南蒙自縣進兵經野蒲蠻入境都指揮朱濬等奪猛烈關俞讓等拔柵華隘隨處築堡駐兵伐木造舟都指揮徐源孔斌等突出宣光江口奪

其澳沕等沙左叅將豐城侯領兵渡其上游都督程達等中夜舁舟越山自間道以出逃水江縱火焚賊舟遂奪富良江十一月乙巳西平侯統軍至三帶州與王所遣都督朱榮會癸酉橫海將軍魯麟驃騎將軍劉劄出拔困吾寨是日有偽三帶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遂等來降因詢降人知賊巢穴在東西二都特宣江施江富良江以為險自三江府施江南岸傘圓山起由富良江南岸東下直至寧江又自富良江北岸自海潮江由希江麻牢江直至盤灘困拔山立木為柵及增築土城於

多邦隘樹柵立城連橋接艦七百餘里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下木杙悉國中舟艦泊其內凡諸港汊可通舟處俱下拒木以備賊衆聚屯守水陸者號七百萬蓋悉驅國中老幼婦女以助聲勢非實然也大軍屯富良江北岸王以書諭李輝曰予奉命統兵來問爾罪爾能戰則率衆于嘉林以待不能戰赴軍門以聽處分王意欲挑其急戰也會朝遣行人朱勸膏救至諭輝賊以禍福及許其輸金五萬兩象百隻以贖罪行人至其國李輝不出見以詭辭答曰文書比對原發勘合不同此必

非

上所遣又云兵已入境若兵回即貢否則自有准
備王知此 敕是欲以款其兵而賊亦無改過悔
罪之意乃移軍三帶州屯箇招市口與左副將軍
西平侯會議造船置銃以圖進取時賊有划船出
沒江口王命魯麟夜昇舟從上流下水奪其船斬
首百餘級自是划船不敢出沒王與西平侯議於
上流渡江乃遣朱榮等於下流十八里嘉林置舟
筏爲欲渡之勢以掣其勢賊果分遣水軍於嘉林
我舟榮等奮擊大破之十二月己亥大軍與

副軍合勢王與西平議曰賊邊江立柵勢逼地狹
難以列軍惟多邦隘城外沙灘平闊足以容軍然
其城峻濠深守具無不備而外設坑坎布竹籤賊
所恃者此耳蠻人綿薄不耐苦不足慮也今我攻
具若雲梯仙人洞之類俱備攻而取之易也乃召
將士諭之曰汝等報國成功在此一舉宜奮勇爭
先以立奇功先登者不次陞賞將士聞命無不踴
躍乃議分地界大軍攻其西南左副軍攻其東南
已酉各列軍沙灘之上布置已定別調軍距欲襲
之處里許作欲攻勢以出賊不意於是出 內府

兩製夜明光火藥散軍士俾執之有先登者燃之
及吹角爲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率官軍潛昇攻
具越重濠抵城下用雲梯先附城都指揮蔡福等
數人先躡梯登用刀亂斫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
角應之士皆蟻附而上賊於城內列陣驅象來衝
我軍乃出內府所製獅子象象馬象見獅形驚
畏而顛又爲銃箭所傷倒回奔突賊潰亂自相蹂
踐及官軍殺死者不可勝計大軍乘勝長驅明日
追至傘圓山又明日循富良江南岸而下縱火焚
緣江一帶木柵煙燄張天辛亥直擣其東都克之

王與左副將軍駐軍于城之東南給榜招諭吏民
降者日以數萬計王召其父老諭以吊伐之意歡
聲動地乙卯議遣左叅將豐城侯李彬右叅將雲
陽伯陳旭代其西都賊首聞多邦破先已焚其倉
庫擄妻子遁于海島我軍至焚其宮室據其城池
餘黨依天建山困枚山等處水陸據守乃分遣清
遠伯王友都督黃中都指揮柳琮等隨賊所在而
征勦之自是年冬至明年春前後斬首三萬七千
餘級時王留交州鎮遏聞賊子黎澄聚舟黃江左
副將軍左叅將領軍循富良江左右水陸並進次

于木九江對岸下營辛巳賊船三百餘艘來犯我
軍水陸夾擊賊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溺死者無算
一月乙巳王聞賊首遁于閩海口出魯江口與左
副將軍會兵下膠水縣賊聞大軍至又遠遁大安
海口王謂左副將軍曰賊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
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于醜水
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閩海口以襲我我俟
其出水陸併擊之賊必成擒三月癸酉大軍回交
州甲午賊果犯醜水關報至己酉王與左副將
兵水陸並進賊以海船橫截江中而以戰船別

兩岸齊進既而登岸植木為柵王乘其柵之未成
親督精銳攻之都督柳昇等亦率兵師來奮擊賊
遂大敗富良江水為之赤積屍數十里右叅將雲
陽伯乘勢長驅直抵閩海口黎賊父子聞敗乘船
遠遁於靈源王諭諸將宜乘破竹之勢追勦殄滅
乃回軍交州留右叅將守鎮備禦黃江等處四月
乙亥王與左副將軍統軍由清化府倍道兼進調
柳昇魯麟上官莫遠等分領戰船由水路窮追戊
寅舟師至清化嶺江賊衆聚船以拒昇等擊敗
之斬首萬餘級二月丁卯王在漳州柳昇等舟師

來會途中降者祗經詔知黎賊父子遁于又安府
之深江王議請左副將軍兵從陸路柳昇等率舟
師由水路追賊一甲大軍至又安府土油縣王從
舉厥江東路左副將軍從舉厥江西路進兵兩軍
俱至盤石縣下營甲戌柳昇率舟師至奇羅海口
與賊戰大敗之獲賊船三百艘餘船分散賊首潛
竄草野乙亥昇所領軍士王柴胡等七人擒賊偽
上皇黎季犛黃中所領軍士李保保等十人獲偽
衛國大王黎澄丙子莫邃下土人武如卿五人獲
偽國主黎蒼及其偽太子莠于高望山凡黎偽親

屬俘獲無遺安南地悉平所得府州四十八縣一
百八十六戶二百十二萬五百象馬牛羊舟楫器
械無筭遣都督柳昇等獻俘闕下露布以聞
先是王等令命時詔令求陳氏子孫立之至
是平定王徧訪國中官吏耆老人等咸稱黎賊於
巳卯年殺光泰王顯立其子頡而殺之遂篡其國
前後殺其近屬五十餘人及其遠族又千餘人血
屬盡絕無可繼立者請依漢唐故事立郡縣如內
地以復古立疏以聞
上從其請乃於其地立交趾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都指揮使司按察司分其地為十七府四十七州
一百五十七縣據其要害設衛十一守禦千戶所
三又於交廣分界處如潼關衛例設立溫衛及坡
壘隘留二守禦所軍隸廣西民屬交趾以相制馭
是歲 大詔天下以平安南復古郡縣之故并
敕有司為陳王贈謚凡其宗親為賊所害者各贈
以官又為之建祠立碑葺墳墓禁樵採各給戶三
十凡黎賊苛政暴斂悉皆除之擢 山賢能優禮耆
老賑恤窮獨革去夷俗以復華風 秦漢以來之
王宇陷於夷狄者四百四十六年 旦復入中國

版圖 詔布天下文武群臣親王藩服咸上表稱
賀六年春班師入 朝秋七月策功行賞進封王
英國公西平侯黔國公清遠伯王友進侯爵都督
柳昇陞安遠伯餘擢官增祿有差賜王誥券玉帶
金帛命子孫世襲加祿米三千石既大宴
上親製平安南幣以褒嘉之是年冬安南餘孽簡
定作亂定自稱陳姓本前陳舊官先已降附既而
遁于乂安府與其黨鄧悉鄧鎔阮帥陳希葛等謀
反偽稱日南王既而僭號大越稱興慶年號 朝
命黔國公克征夷將軍從雲南往征之久不能遏

絕 廷議謂非王不可七年正月乃命王佩征虜
副將軍印往共勦之王以四月至南寧會兵五月
入境王躬督戰艦破孔目柵再破賊子關斬俘無
數賊退保黃江乘勝擊之于太平海口賊竄又安
得江冬十月師至清化越四日生擒簡定於吉利
柵之山并其黨陳希葛等輜送京師明年二月王
還朝

上嘉勞之未幾簡定餘黨陳季擴復嘯聚僭稱重
光年號季擴乃簡定從子簡定爲阮帥等所廢而
立季擴定敗潛逃竄聞王班師復與陳景異等同

反九年春正月復授王前印往督師征之夏五月
師次東關六月進兵賊聞王至以石填神頭海口
三十丈許設拒木以抗王督將士悉起其石以通
舟楫賊懼立堡常月江王戒衆曰此堡不足攻其
山南險阻彼必設伏以撓我乃使驍將率士兵搜
山果得其伏者斬之遂奪其堡賊遂遠遁王隨所
至而追之賊或聚或散竟莫得其要頌時關以東
群盜蜂起所完者交州一城耳蓋新設州縣軍衛
太多交人久外聲教樂歡縱不堪官吏將卒之擾
往往思其舊俗一聞賊起相扇以動賊酋所至輒

爲之供億隱蔽以故賊潰復聚 朝廷屢下詔
招撫之授李擴以布政使彼欲受命制於其黨
服而復叛僞稱王孫以復陳氏爲辭大軍至則深
入山海避之軍退復出用是官軍不能成功王旣
蒞軍始大明賞罰而諸將疲於奔走往往因循玩
寇都督黃中不用命王以軍法從事由是人人知
懼不敢辭難避險是時賊恃荷花海險謂我師不
能渡於日麗海口立堡以守王率舟師自奇羅海
口洋過荷花海口直抵日麗賊焚堡而遁至茶場
江連進兵破之賊驚曰天兵飛來也遂大潰奪其

北城謀知賊悉衆守愛子江復追至其境賊伏
巨象數十以爲前敵列人馬於後盡力以抗我師
王戒將校曰擒賊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鞭馬先
進象伏突起王一箭落其象奴再箭中其象鼻象
叫號退走自蹂其衆乘勢擊之斬艾僵仆填滿山
澗賊徒散遁暹蠻等處王部分將領隨處搜捕至
暹蠻蒲幹等柵山徑崎嶇林麓陰翳馬不能前王
乃下馬徒步履險兼程趨之士卒不能從惟將校
百餘人僅屬與賊遇殺數千人賊首陳李擴暨其
妻子皆就擒時十一年冬也明年班師還京自王

出師至是首尾踰三年始獲首虜說者謂王此役較之前平定之功為難云十三年四月朝命王佩征夷將軍印克總兵官往鎮交趾又有平陳月胡之功十五年

上以王久勞于外詔還京師王以正統己巳浹于王事至是三十一有三子嗣子于大傳襲封英國公懋出其家閥者福任所任七平安南時前後所上奏啓見示屢言其等之子因家考交趾邵志所載露布榜文及胡文公本勅作平安南碑楊文貞公撰東平武烈王及定遠忠敬王神

道碑附以所聞以為此錄云

瓊丘氏家乘外篇

考世姓第一 外篇

按自莊子著書有內篇外篇雜篇之別而朱文公小學書亦倣之皆先內次外而後雜也濬為此譜則以外篇為先而內篇為後者蓋述義理者內本而外末原姓始者自源而徂流源之出者同於衆流之委者匯於此其所以先後異歟欲述一家之譜必究 姓之原於是乎以考世姓為之首非止為一宗也蓋為允天下氏丘者

云

原姓始

按丘氏志氏族者謂周太公望國于齊都營丘子孫因以地為姓按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常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從其封姓曰呂尚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丘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域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次及五世皆反葬於周九二十八傳而田氏奪

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為丁公仍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其弟獻公山與其黨率營丘人襲胡公而自立因徙薄姑都治臨淄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為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為姓邪然亦無可考矣蓋嘗因是觀之凡其姓氏見於太公前者或為呂氏或為姜氏或為申氏其出太公後者或為齊氏或為丁氏或為章氏或為檀氏或為桓氏或為高氏丘其一也天在其前者更有明徵無庸論矣其在後者若齊以國丁以封章以邑高以王

父字檀以食采邑猶若有可據者若夫營丘而以地名天下之地名如死丘黎丘之類以丘名者多矣奚止一營丘哉雖然其所從來也遠矣雖欲不從之不可得也嗚呼安得起通肉譜者於九京相與質証之哉

釋姓義

丘之為義土高也爾雅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丘郭璞云地自然生也丘之一成者郭再成者為陶再成銳上者為融三成者為崑崙濬所命諸子名取此如乘者乘如階者階水潦所止為泥形四

方為胡上正為章澤中為都富途為梧途出其右而還之曰畫出其前為戴出其後為昌水出其前為潛出其後為沮出其右為正出其左為營齊所都之地水過其南及東故取此義而名之焉其餘謂之敷或謂之沙或謂之咸或謂之臨或謂之旄與夫陵阿宛負定泰畝之類非止一二也廣韻云丘去鳩切聚也空也大也古文作𡵓从北一一地也人在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崑崙東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為𡵓象形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丘謂之虛又與區同音韓文諱辨云若丘之與

蓋

別姓義

按丘氏之外又有間丘氏葵丘氏梁丘氏余丘氏陶丘氏廩丘氏又丘氏淄丘氏麥丘氏此數姓者皆出齊國意者皆太公後與左丘明見於魯論成丘象見於孟子於晉又有狄丘於鄭又有壺丘苞丘曹丘之著於楚桑丘音能蛇丘於水丘安丘之著於漢在晉有雍丘氏在後魏有何丘氏又有淳丘稷丘具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與六姓苑所載北丘獻丘崎丘萊丘逢丘厚丘之屬蓋不

一而足也此於丘姓本無所以預特別出之使後世知其所由別也

考姓望

古者姓氏各有地望如清河之崔趙郡之李之類蓋以斯姓在斯地者獨盛非他郡可比著其尤者爾丘氏顯者世不多見然亦雜見於天下在南朝吳興為盛非皆出於河南也志氏族者著其望於河南何邪蓋氏族定於唐唐之丘最顯莫如丘和父子多至大官乃河南洛陽人也此其所以望於河南歟

究姓音

氏族志丘氏於五音屬宮按周語仲山父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白虎通亦云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易類謀云黃帝吹律以定則姓之附於五音尚矣然呂才作卜宅篇乃云近世乃有五音蓋以處吉凶以下宅古所未有特起於近世爾然不知今世之所謂五音者果起於古人之吹律所定乎抑或出於呂才所謂野人五師之說乎及考丘氏之所以為宮音非張王

為商武庾為羽之比意者亦抑為宮趙為角之類歟

表姓顯

丘吾子者春秋時人孔子遊中路見其擁鎌席索而哭孔子問之對曰吾有三矢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而喪吾親一失也事君驕奢諫不遂二失也交友而交絕三失也孔子曰此足為戒於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餘人丘弱邾大夫出左傳丘明仕魯為左史按宋章淵藁簡齋筆云吳興丘墓一村皆姓丘有大碑列其族黨稱左丘明之後左

史乃魯國史官丘明其姓名也又按鄧名世云左
丘明恥之左丘姓而作春秋傳者乃左氏也丘
邴章子來丹二人姓名俱見列子丘則剛不知
何時人姓名見急就章按急就章古人作以教小
學然所引人經史皆不前見要必出秦漢以前與
石敢當並列而協音意者便辭以示訓未必真有
其人也丘子明漢武帝時人以下筮術進為上
所信富溢貴寵傾於一時丘仲漢武帝時人始
製竹為笛丘騰士漢順帝時為九江太守頗不
法丘靈舉字季智雲中人出謝承漢書丘建

三國時為蜀姜維帳下督丘光仕晉為將軍受
東海王越命率帳下勁卒三千擊劉淵下將呼延
朗等斬之丘沉晉山都縣吏張昌遇之江夏名
沉為聖人沉易姓名為劉尼丘道護晉人嘗作
道士曇諦誄曰梨袖薦甘蒲筍為藪丘之字
思玄烏程人仕宋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著
義熙書目丘洹仕宋為侍御史上章彈劉毅
丘叡劉宋吳興人善筮嘗為徐孝嗣筮丘宅與
宋武帝有舊丘巨源蘭陵人仕宋舉孝廉曾撰
國史除武昌太守不樂改餘杭令丘景先南宋

時為鄱陽內史 丘翔宋人嘗為蒼梧郡賦 丘
寂之吳興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主直簿仕至太
守 丘景賓字亮先南齊吳興人以節義聞父康
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賓悉
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
太守孔山仕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者貪夫廉懦夫
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丘傑字偉時烏
程人年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
夢見母曰汝噉生物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
可取服之傑驚起果見甌中藥服之下料斗子數

升丘氏世寶此甌 丘國賓齊人時竟陵王子良
開郊招文學士國賓與丘令楷等並以善辭藻遊
焉國賓以才志不遇嘗著書自比楊雄 丘令楷
與國賓並赴竟陵王子良之招嘗夜集學士刻燭
為詩令楷以為不難乃共擊鉢響絕詩成皆可觀
覽 丘靈鞠吳興人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通直
常侍尋領東觀祭酒嘗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
身為祭酒不恨也 丘遲字希範靈鞠子也八歲
能屬文辭藻麗逸鍾嶸時評曰遲點綴映媚似落
花依草仕齊為僕射 丘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

也少好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嘗稱為千里
駒初為國子生三儉曰東南之美復見斯人任齊
為曲阿令遷山陰居官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傳
沈劉不如一丘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
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丘冠先字道玄烏
程人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使蠕蠕尚書令王儉
言冠先行義甚重蘇武鄭衆之流於是使之蠕蠕
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
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我狄者我也遂見殺其
子雄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

宣書良史 丘賓鄉梁人著天監書目 丘佗鄉
任梁為射聲校尉 丘堆代人也美姿容仕北魏
明元太武監國為右弼爵臨淮公 丘崇仕宇文
周為廣化公周武帝東代為右三軍總管 丘愔
仕隋為魯王府功曹參軍嘗上疏攻奸臣時嘉其
敢言 丘和河南洛陽人後徙家郿少重氣俠長
乃折節自將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防封平城郡
公大業末海南苦吏侵數怨畔遂拜和交州太守
刺史撫接盡情服安之所至皆稱淳之唐初授交
州大都督爵潭國公和請入朝詔其子師利迎之

及謁見高祖引入卧内語平生歡其穰州其故鄉也今為刺史以自養卒年八十六贈荊州總管謚曰襄有子十五人多至大官丘行恭和子也有勇力善騎射大業末與弟師利聚兵萬人保郿城後率其衆與師利迎謁太宗拜光祿大夫累從戰伐錫勞甚厚封天水郡公初從太宗討王世克流矢著太宗馬行恭回射之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已馬進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旌武功高宗立遷大將軍卒年八十謚曰襄丘師利

行恭之弟事見行恭下丘神績唐武后時人酷吏丘玄素唐人與李吉甫等作神女廟碑刻于石丘絳有詞藻與劉禹錫同年舉進士仕為魏博節度判官丘丹唐詩人丘悅仕唐為汾州司戶參軍著三國典畧其書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丘行淹仕唐高宗時為工部侍郎嘗馳驛吊祭襄城公主丘為嘉興人與王維友善事繼母孝芝生堂下仕唐累官右庶子時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俸祿之半及居憂觀察使韓滉以致仕

給祿所以惠養老臣不可以存喪為異初還鄉縣
令為候門磬折令坐乃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
坐經縣署降馬而趨卒年九十六 丘光庭仕唐
為國子博士所著有蕙明書十二卷行世其問辦
三皇五帝及江東西切要又有康教論規書海潮
論及記同姓名錄各一卷 丘昶字孟陽貴溪人
南唐進士歸宋歷宰數邑為太子中舍致仕著賓
朋燕語十五篇叙唐以來詩賦源流 丘文播漢
州人五代時仕蜀為待詔與弟文曉俱善畫山水
人物竹石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 丘迺翰

術數所著有金鏡圖銅函記天定盤古局五天通
天局各一卷 丘哲精於醫有備急效驗方行世
丘旭工詩有集一卷三人俱見宋藝文志 丘
雍仕宋太宗時直集賢院奉詔與陳彭年等重脩
玉篇又為殿中丞雍熙中脩禮部韻畧 丘濬字
道源徽州黟人天聖五年進士學問該博妙解通
類能知未來事官終殿中丞年八十卒及歛衣空
人以為尸解云所著有霸國環周立成曆又有洛
陽貴尚錄專為牡丹而作嘗謫官昭州作天緯亭
記死後數十年有書生至驛中譏評其失俄而地

下獲一執書云某年月日有不肖子某妄評此文
其人大驚 丘良孫仕宋觀察推官范仲淹舉其
應制科稱其學術稽古文辭貫道 丘舜中為朝
奉郎諸女皆能詩兄弟內集必聯詠為樂 丘礪
紹興中知瑞州事重建碧落堂 丘橫為浙東制
置使張俊將與金人戰于明州死之 丘宓字宗
卿江陰人仕宋孝光寧三朝寧宗時僉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兵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宓棄廬
和州為守江計宓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
當與淮南俱存亡尋罷以為江淮制置大使知建



始復本姓繼討思州叛酋黃英傑斬之授懷遠將軍
軍攻拔靜州綏寧道州寧遠諸洞蠻寨洪武七年
還京師陞大都督府僉事階鎮國將軍洪武九年
除燕府左傅卒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
國封昌樂侯謚景成丘玄清陝西人洪武中為
武當山道士薦起為監察御史力辭授太常寺卿
丘福永樂初以奉天靖難功封淇國公死于虜
子高安置海南今其孫存丘顯為右通政永樂
九年與禮部尚書鄭沂戶部侍郎嚴奇良同致仕
上命錫宴賜鈔為道里費顧謂吏部臣曰沂等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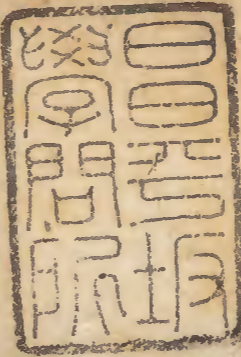
此頁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事朕

皇考位為大臣後為建文所黜朕即位以來重念
皇考舊臣悉復其官乃今俱年老筋力衰邁朕閱
之無欲勞以事然思君臣之間進退宜有禮故特
賜宴賞令冠帶致仕全始終之義允

皇考舊臣久不任事者咸令致仕優待之禮一視
沂等庶幾古人愛其所親之意 丘野廬州人永
樂初為湖廣按察副使 丘俊潮鄉人永樂甲辰
進士為南京御史嘗駁正江西小錄陞河南副使
丘錫崇安人博學能文為建昌教授嘗與諸國

史 丘貫 丘重 丘汝乘揚州人工樂府有名
江湖間 丘大祐湖州人善詩體尚溫李二人俱
不仕 丘嵩建昌人正統中給事中 丘陵河南
人正統中由教官累官淮安知府山西布政使
丘氏自受姓以來歷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隋唐
五代宋元上下數千百年著名史冊者僅如干人
於乎一何少哉蓋本姓之在天下視王張李劉之
類什一二視房杜沈宋之類什四五惟其姓之少
也故其顯者亦少無足恠也濬歷考史傳子集鈔
節所有非敢妄攀援古人以張大吾宗也蓋表而



出之使後之人知我本姓之人在前代其賢達有
如此者奮思齊之志起景行之念其間有不類者
亦錄及之俾其知所以自省凡有命名表字皆不
可相犯也大抵後人之人孰非前人苗裔但譜牒
不存無從質証所以不知其為誰出也且字書浩
瀚皆可為名何必此字哉凡古人之已名者必須
避之恐其或是吾之先人未可知也切宜戒之宋
人有丘道源者其名偶與濬同蓋先祖思貽公初
命伯兄名曰清濬曰明其後鄉先達進士坦齋吳
元生吳公名齋字重器始更今名初蓋不知而偶

